

【2019 佛教藏經會議專稿】

## 《佛光大藏經·入藏目錄》考

滿 紀

佛光大藏經編修委員會《華嚴藏》主編

### 提要

《佛光大藏經》——一部現代版佛教大藏經，開編於一九七七年。那時的佛教界，還遊走於迷信與正信間；那時的佛光教團，也還在篳路藍縷以啟山林中。佛光山開山星雲大師便不惜一切，早早開始了他年輕時的夢想——編一部「給人懂」的大藏經。在〈編修緣起〉中，大師如是述其初衷：

吾人本懷，乃期編纂一部現代人人能讀，讀而易解，解而能信，信而易行之佛教聖典，唯其如此，方能助長佛法之延續與流傳也。<sup>1</sup>

但藏經要如何給人懂？入藏目錄至為首要。大師拋下傳統經錄的分類，節奏明快又意義深遠的，將三藏十二部分成了十六大類。但十六大類如何產生？我們其實無從得知，卻又求知若渴。請問大師，他總輕描淡寫說：「哪裡懂？就為了佛教。」本文寫作動機就這麼來著。

<sup>1</sup> 《星雲大師全集 81·佛光教科書 12·佛教作品選錄·佛光大藏經編修緣起》，頁 113。《星雲大師全集》2017 年由佛光出版社出版，以下簡稱為《全集》，共 365 冊；並可參見線上版《星雲大師全集》：<http://books.masterhsingyun.org/>，2020/10/6。

文章首先通過大師年輕時的記憶，梳理他對藏經的想法與期待，然後走進《全集》千萬言中，考察十六大類的排序原則，同時又梳理了過去經錄的產生，分析《佛光藏》對「以疏隸書」的運用，以及歷代編修大藏的基本模式，藉其間異同比較，釐清《佛光藏》後起於前，能為佛教走出什麼樣的未來。

本文研究發現：大師的編藏思想，其實就是他的人間佛教思想。一部《佛光藏》，撇下文獻史料的推敲不談，其實就是一部「佛說的、人要的、淨化的、善美的」一部大藏。「佛說的」，古今不疑；大藏經的表現形式是不是「人要的」，讓人存疑。大師以一部《佛光藏》，重拾人們對「淨化的、善美的」期待，使藏經能重回人間，予人受用，是為人間佛教視角中理想之佛教大藏經。

**關鍵詞：**大師、佛光藏、入藏錄、人間佛教

## 一、「十六大類」考

《佛光藏》係大師早期參學於大陸叢林時就開始孕育的夢想，於是他的編藏思想，必定與這個夢想，以及爾後慢慢建構起來的佛學素養關係密切。大師對藏經的最初印象，直說「有如天書」，他渴望藏經「活」起來，就像民間《活頁文選》那樣貼近人們的生活，或像《西遊記》一樣為老弱婦孺所耳熟。<sup>2</sup>他觀察佛教藏經面臨的困境，舉出：

一、經文種類過多，讀誦研究不易選擇。

二、古體文言太深，不易看懂。

---

<sup>2</sup> 《全集 216·百年佛緣 6·文教篇 2·我編藏的因緣》，第 68-69 頁。

三、段落標點不清，不易明白。

因其多、太深、不清，而謂因看不懂而不看，則藏經美其名曰供於藏經樓上，實則已形同廢紙，藏經不用來讀誦而用來擺設，則與古董何異？<sup>3</sup>

於是大師組織「宜蘭念佛會」迎請《頻伽藏》、環島宣傳影印《大正藏》、將《高麗藏》無償借予新文豐公司影印出版，乃至「每月一經」重新標點分段、科判表解，甚而呼籲「佛教朝暮課誦應讀大藏經」，可以說，都是這個夢想的孕育與推動。<sup>4</sup>

大師的佛學素養，從他所設計的《佛光藏》總體結構，便可略見端倪。大師將《佛光藏》初分為十六大類，即阿含、般若、禪、淨土、法華、華嚴、唯識、祕密、聲聞、律、本緣、史傳、圖像、儀誌、藝文、雜藏。每一類即一部大藏，《佛光藏》即由上述十六大藏組成。其中，以阿含為首，包含從印度傳來，開宗立派於中國的所有大乘思想，如般若、華嚴、唯識等，屬第一重；部派佛教相關典籍，置第二重；佛制所有戒法及律宗典籍，入第三重；與佛教相關之傳記文學、建築藝術、佛像雕刻等，及中國祖師創叢林所立種種清規、山誌、寺誌及法會儀軌等，在第四重；末以雜藏收尾，將其他數量較少的典籍，附於第五重。

五重結構中，先以佛學，中以律學，後以佛學融通之後的世學。佛學中，又以大乘為先，聲聞居後。可知大師之編藏思想，是以佛學為根，律學為幹，史學、文學與美學即根與幹上開出之枝葉花果，由此構成一棵庇蔭眾生的菩提大樹。亦即是以佛法為體，世學為用，用從體生，離

<sup>3</sup> 《全集 81·佛光教科書 12·佛教作品選錄·佛光大藏經編修緣起》，第 114 頁。

<sup>4</sup> 《全集 227·星雲大師年譜 1》，頁 195、227；《全集 198·覺世論叢》，第 130 頁。

體無用；用是體之用，體是用之體。那使十六大類形成一個有機的聯繫，彼此之間，沒有主要，沒有次要，互相都很重要，而相互補充滋潤的，成就了佛法無遠弗屆的傳播力。

十六大類中，阿含為首。在以唐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為首之傳統經錄中，阿含始終以小乘教說之名，列於大乘典籍之後。明萬曆年間寂曉《釋教彙目義門》，首度打破《開元釋教錄》的分類方式，改以天台判教重組大藏目錄時，阿含才又破天荒走進大乘行列中。其後智旭《閱藏知津》又以「小教加於方等、般若前，甚為不可」<sup>5</sup>將阿含請回傳統窠臼中；直至近代，日本《大正藏》以經典發展史順序重新排列時，阿含史無前例躍居於各部類之首，開始引領一切經義的發展。為便於考察，簡表如下：<sup>6</sup>

開元錄	般若、寶積、大集、華嚴、涅槃、五大部外重譯、大乘經單譯、阿含
義門	華嚴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華、涅槃、陀羅尼、聖賢著述
知津	華嚴、方等、般若、法華、涅槃、阿含
大正藏	阿含、本緣、般若、法華、華嚴、寶積、涅槃、大集、經集、密教
佛光藏	阿含、般若、禪、淨土、法華、華嚴、唯識、祕密、聲聞、律、本緣、史傳、圖像、儀誌、藝文、雜藏

事實上，關於「阿含非小乘」說，已為學界廣泛討論。諸如：

<sup>5</sup> 《閱藏知津》卷1，CBETA, J31, no. B271, p. 771c12-13。

<sup>6</sup> 表格內容參考方廣錫，〈楊文會的編藏思想〉，《中華佛學學報》13，頁197所列表格修改而成。

近代各國學者的研究，發現《阿含經》原來不是小乘經典，而是現存最接近佛陀教法的典籍。<sup>7</sup>

認為《阿含經》是小乘的經典，是中國佛教很大的遺憾。<sup>8</sup>

說《阿含經》是小乘經的判教，恐怕有些誤會。<sup>9</sup>

《佛光藏》以阿含為首，或是《大正藏》以後的一種承襲，但對大師來說，卻另有深意。大師看重的，不僅僅只是經典發展史的概念而已，也不僅僅只是因為阿含是佛陀的根本教說而已，它還是大師孕育人間佛教思想極重要的經典依據之一，大師對佛陀所有示教利喜終究以人為本的體悟，直接就來自於阿含。阿含教說中帶著同情、慈悲與智慧親切走來的佛陀，不時行走於大師心中，形成了他的人格，也化作他內心對佛典分類的另番洞察。大師甚至認為：

《阿含經》是人間佛教的現身說法。

人生中經常遭遇的問題，在《阿含經》中都能找到答案。<sup>10</sup>

這個線索使我們看見了大師設計《佛光藏》的一個軸心思想，原來，還是「人間佛教」！人間佛教重視此時、此地、此人，所以大藏經的新設計必須從現代人的弘講習慣與閱讀習慣著手思考。現代人弘講，不拘泥於誰大乘、誰小乘，也不揀擇是經、是律、還是論，大乘性格者講出的就是大乘法，小乘性格者再講還是小乘法；現代人學佛，也並不在意誰大乘、誰小乘，誰經、誰律、誰論，反倒直接關注於思想本身到底

<sup>7</sup> 顯如法師，〈雜阿含經與初期大乘思想〉，《新雨》26，1989年，頁121。

<sup>8</sup> 萬金川，《中觀思想講錄》，嘉義：香光書鄉出版社，1998年，頁16。

<sup>9</sup> 參見台大佛學獅子吼佛學專站中《雜阿含經》「讀經拾得」<http://buddhaspace.org/agama/sub/232.html>，2020/10/6。

<sup>10</sup> 《全集34·人間佛教語錄3·宗門思想篇·思想體系》，頁37。

能夠安身立命的元素是什麼。

從這個理念出發，大師認為現代人弘講，如果能融入佛心，必定能廣演佛的無量悲與智；現代人閱讀，如果能讀到佛心，也必定能更好的安頓自己於五濁惡世中。於是他堅持「要讓人知道佛陀，才能認識佛教」；<sup>11</sup>也常常鼓勵人們承認「我是佛」，去感受眼耳鼻舌身中就有三世一切佛，去發揮和佛一樣的能量；透過阿含，「認識了人間的佛陀，才能看見自己心裡的佛陀，然後豁然洞見法身的佛陀」。<sup>12</sup>阿含是人間佛陀的化身，後世所有佛子對佛的孺慕渴仰都從阿含來，在這個意義底下的阿含，才成了《佛光藏》十六大類之首。

阿含之後，排在第二的，是般若系經典。依傳統慣例，《開元釋教錄》以後，將般若為諸佛之母，歷來大藏便都以般若為一切經首，置於所有大乘經典前；《釋教彙目義門》、《閱藏知津》改依天台判教系統，自是以華嚴為主，阿含居次，般若、法華則在方等後；《大正藏》實際上也是在阿含之後，列上般若，但以漢文「四阿含」對應巴利文「五部尼柯耶」時，將前四尼柯耶稱為阿含，第五尼柯耶《小部》稱為本緣，使得般若暫退到了第三。

《佛光藏》也以般若為二，但於其中賦予更多的人間性，讓佛教能更好的走入此時、此地、此人中。大師說「人間佛教要有般若智，有般若才能圓滿六度萬行」。<sup>13</sup>既然般若才能圓滿六度，般若即攝一切行，一切行即法華、華嚴、唯識……那又何妨法華等融入其中？於是當般若流入禪師寂靜心中時，般若即是禪；流入念佛人淨念相繼裡時，般若即成淨土；流進「會三歸一、開權顯實」時，般若即是法華；流進重重無盡

<sup>11</sup> 《全集 206·釋迦牟尼佛傳·序文》，頁 48。

<sup>12</sup> 《全集 104·講演集 1·學佛與求法·偉大的佛陀》，頁 104。

<sup>13</sup> 《全集 34·人間佛教語錄 3·思想體系》，頁 9。

世界中時，般若即華嚴……因此，般若之後的其他十四大類也都是般若，或是般若的展開、側重或者運用。根器有別時，十四大類就是一個隨順差別的不同選擇；一旦入了門，法法相攝，終歸般若，無二亦無三，又何來十四？

大師也一向八宗兼弘，因為宗宗皆佛心，佛心即般若。他不喜歡對立，主張平等，強調宗派間要能融合。他自己雖出自禪門，為臨濟四十八代弟子，對禪宗自有一番情感與看重，但他「不拘囿於禪之一宗，而兼融諸宗，尤傾向於禪淨雙融，謂禪淨雙修甚契合人間佛教思想」。<sup>14</sup>尤其年輕時參學於大陸叢林，總在禪淨中度過，大師回憶自己一生歲月，四分之一都奉獻在禪淨共修裡，那使他提出了「行在禪淨共修，解在一切佛法」，<sup>15</sup>認為「推動人間佛教，當以實踐禪淨共修為要務，擴大為八宗兼弘」。<sup>16</sup>這個線索，也讓我們略略窺見《佛光藏》建構十六大類的一個理念雛型，即所有的思想開展，必須通過禪與淨土；禪與淨土重在實踐，大師說不依實修，不得三世諸佛法。

我們回顧《開元釋教錄》以後的佛典分類史，發現禪宗首次單獨立類是在《釋教彙目義門》中，淨土則在《閱藏知津》以後才予獨立，可惜後來的《大正藏》在統收中國祖師撰述於一類的原則底下，將禪與淨土又隱姓埋名入了「諸宗部」。大師觀察此時、此地、此人對參禪念佛的熱衷，勝於對華嚴、唯識等義理的探究，於是將禪與淨土置於《佛光藏·入藏錄》的主體結構中，超越了《釋教彙目義門》與《閱藏知津》收於第二層的分類原則。

---

<sup>14</sup> 《全集 337·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 1》，頁 41。

<sup>15</sup> 《全集 222·百年佛緣 12·行佛篇 2·我與禪淨共修》，頁 150。

<sup>16</sup> 《全集 337·星雲模式的人間佛教 1》，頁 40。

順著文章邏輯一路爬梳，大師設計藏經的軸心理念也就越發清晰，關鍵有三：

（一）有辦法看見人間的佛陀，才有辦法看見法身的佛陀；法身只在人間有，別處則無。

（二）法身即般若，般若攝一切法，一切法具體而言，即一切宗派的法。

（三）一切宗派中，禪者最有人間性，淨土最能安定身心，若能禪淨共修，則契人間佛教的主張。

因此，阿含是人間佛陀的縮影，般若為一切教法的源頭，禪與淨是人間佛教的起點，《佛光藏》十六大類便在這樣的基礎上重新排序，賦予每一種思想在當代的意義，總體來說，即實踐「佛說的、人要的、淨化的、善美的」。可以說，每一種思想都是人間佛教，人間佛教也就是佛教，佛教除了是人間佛教以外，沒有其他名字。當有人問大師是什麼宗時，他也總說自己是釋迦宗，不分宗派，全體整個佛法他都一併弘揚。<sup>17</sup>

十六大類中再有史無前例的，屬圖像、儀誌和藝文。我們回顧歷史，圖像入藏始自《大正藏》，在續編之後有圖像部十二冊，專收日本前代遺留下來的佛教圖像類典籍，尤以東密、台密為主。《大正藏》是日本人編修的，專收日本圖像當然合理。大師是「地球人」，住於地球村，關注於全世界，在設計《佛光藏》時，雖然同樣觀察到圖像入藏的必要，因為圖像具有比文字更直接的感染力與滲透力，但他關注的不只是區域性的佛教文物而已，而是跨地域的，能展現佛教在不同風俗、不同領域

---

<sup>17</sup> 《佛教叢書 9·藝文·隨侍翻譯二十年》，頁 483。

中的萬種風情的，才符合大藏經之所以稱為「大」的磅礴氣勢。所以《圖像藏》的結集是全世界的，大師賦與了它另一個現代化的名字，叫做《世界佛教美術圖說大辭典》，為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首次匯整。

儀誌內容主要為叢林清規、山誌、寺誌、懺法儀軌等。傳統經錄與入藏錄沒有以此為類目者，只有《閱藏知津》「此方撰述」中，設有「懺儀」一類，收法華懺儀等。《大正藏》依時間發展史順序重新分類時，將清規、懺儀等，與中國祖師思想性之撰述，如三論、法相、華嚴、律、天台、密、淨土、禪宗等，合於「諸宗部」。至於山誌、寺誌則從未入過藏，只保存於坊間。<sup>18</sup>其中，清規出自禪宗叢林，懺儀取自祖師實修，寺誌紀錄了中國佛教晚期的發展，可說都是中國佛教在漫長歲月中孕育出來的獨特瑰寶。大師年輕時參學於各大叢林，成長於種種清規儀制中，自然看重其重要性。

此外，大師還熱愛文學，從圖畫書、俚語小書、七字段、活頁文選，到民間小說、武俠、科幻、歷史、西洋等小說，文學成了他這一生除了佛教以外最為深厚的緣分，他還自喻三十歲到四十歲那十年為「文學的人生」。一生寫過的體裁，包括文章、小說、傳記、短評、論議、詩歌、聯語、散文、祈願文、教科書、舞台劇等，乃至罹患眼疾、視線模糊後仍努力寫字籌款，創立「全球華文文學星雲獎」支持文藝創作。<sup>19</sup>大師甚至說：

---

<sup>18</sup> 1980年明文書局出版，杜潔祥主編之《中國佛寺史志彙刊》，為相關史料之初次大規模彙整；2006年江蘇揚州廣陵書社出版，張智等編輯之《中國佛寺志叢刊》，總計197種寺志，為目前收錄最多之叢書。

<sup>19</sup> 《全集215·百年佛緣5·文教篇1·我與文學的關係》，頁55-56。

今人佛教文學作品、漫畫，攝影的圖片，雕刻建築的式樣，音樂梵唄的曲譜，甚至視聽覺的聲音、電腦儲藏的資訊、護教辯難的論文、法會章程的專案……都應重新結集加入。<sup>20</sup>

這段文字，讓我們看見了一代大師對這個時代人文的關注，以及他視角底下的大藏經定義。他認為藏經中記錄的，除了是義理本身以外，還應該包括佛法走入世間，與世間交融輝映的部分，包括了文學、藝術、美學乃至與人類生活相關之一切，唯有看見世法中閃耀著出世法的光芒，佛教才有能量傳播於人間，為人們所追求。因此大師將圖像、藝文、儀誌等，設計進《佛光藏》的分類結構中，不僅僅只是作為佛教弘傳的一種方便而已，更是要彰顯佛教的人間性，沒有了世間這個載體，佛教也就不存在了。

可以說，《佛光藏》十六大類是人間佛教對於藏經目錄的重新構思。如果一切法在不同的時代就必須考慮不同的根機，以便更好傳播的話，那麼藏經目錄勢必也得通過改良，才好在不同的時代中發揮其功用。過去包括《三藏記集》、《眾經目錄》乃至《開元釋教錄》等，依據大小乘、經律論、此方西土、重單譯等進行的精密分類，已為所有傳譯中土的典籍進行了通盤性的整理，使我們知道二千五百多年來的佛教發展有些什麼內容。近代目錄如《釋教彙目義門》、《閱藏知津》等，在天台判教的基礎上進行了結構上的重組與改造，嘗試讓所有典籍歸納分類的更好，也使我們更加深刻的去體會祖師們曾經灌溉過的心血，得以尋驪探珠，代代相傳。

當然，所有努力都功不可沒，在藏經編修史上都應記上一筆，包括近代日本人所編的《大正藏》，為佛教學者提供一極為方便之研究環境，

---

<sup>20</sup> 《全集 31·人間佛教論文集 5·佛教的前途在哪裡》，頁 254。

使現代人幾乎以其為佛教藏經之代名詞，只要提到大藏經，就認為是《大正藏》。當我們反省這個世代人們對於藏經的認知，不是權當學者的研究材料，就是於寺廟藏經樓中禮拜供奉時，它實際上已經遠離了佛說法的本懷，遠離了佛教史上數次結集的初衷，也遠離了過去譯經師們寂天寞地的發心與悲願。《佛光藏》繼起於所有藏經結集之後，又能以什麼樣的編修理念，為藏經注入不同元素，使它重回利益眾生的本質中呢？這個編修理念就是——「人間佛教」。大師說：

重新結集好的三藏必須重新分類，最好像現代書籍分類，從義理上歸納，讓閱讀者容易查看。<sup>21</sup>

《佛光藏·入藏錄》十六大類的分類原則，即如所言，必須是現代人熟悉的、能理解的、容易上手的……這種不以典籍普查為目的，不以研究便利為訴求，但在二者基礎上，加入了「人」的元素，以其閱讀習慣為考量去設計時，這樣編修出來的藏經，一定有人讀。因為心中有人，書中就有人，大師想要的，是一本有溫度、能給人懂的藏經，這樣的理念就從十六大類中跨出了第一步。

## 二、「以疏隸書」考

《佛光藏·入藏錄》第一層由十六大藏組成，第二層即於每一大藏下收相關之經、律、論、疏、述。其中，經部結集一大藏思想中佛陀最初所說，論部主要是印度諸師為該思想所作闡述，注疏及著述則為中國祖師對該類典籍文句進行之梳理與注釋，以及融會經論義理後所成的一家之言，纂集則為該大藏思想中彙集成篇者。論部包括釋經論、宗經論二大類，疏部也分釋經疏、釋論疏二類。各部所收典籍，經依翻譯年代

<sup>21</sup> 《全集 31·人間佛教論文集 5·佛教的前途在哪裡》，頁 254。

排序，論、疏、述則依成書時間；遇同本異譯，則打破上述原則予其集中，方便讀者在近距離中即可微觀不同譯本間之特色與異同。

以目前編修好的幾部藏來說，其分類架構如下表所示：

禪藏	史傳部、語錄部、宗論部、雜集部
般若藏	經部、注疏部、宗論部、著述部
淨土藏	經部、注疏部、著述部、纂集部
法華藏	經部、注疏部、纂集部
唯識藏	經部、論部、經疏部、論疏部、著述部、因明部
本緣藏	經部

譬如《淨土藏》，將相關之經、注疏、著述、纂集等統收一起，便能清楚的看見同一個思想的系列發展，是如何產生自原始佛世，如何歷經部派對義理的嚴密討論，開展成大乘佛教自利利他的磅礴氣勢，又是如何走進中國這片土地，致使諸家爭鳴、百花齊放的。這裡，我們又看見了大師人間佛教情懷裡的一種巧思，他將《佛光藏》第二層級設計成了一部部的思想發展史，希冀讀者閱讀思想同時，也在讀歷史；讀完思想的同時，也明白了其中的發展軌跡。既能微觀，也能宏觀；有了宏觀，心量就能無限曠大。

大師自己其實就是一個重視歷史並且尊重歷史的人，喜歡讀史書，留心走過的每一寸土地上有些什麼樣的民情風俗與人文。在大師日記裡，隨處可見他弘法中的各種人事時地物。他的《海天遊蹤》更結集了年輕時往印度、日本及東南亞各國的考察所得。大師說：

歷史是生命的延長，不尊重歷史的人，生命很短暫，沒有過去的人，如何有未來？<sup>22</sup>

不重視歷史的人，不會有歷史觀；一個人若沒有歷史，就等於沒有生命。<sup>23</sup>

這樣的理念使得《佛光藏》中的每一大藏，都成了一部部的思想史大藏，但其歷史並不特意由某一部典籍寫出，而是由前後不同時期所譯的不同典籍自己去完成並且呈現。因此，《法華藏》就是一部法華思想發展史，收錄《法華經》及其相關的典籍、注釋、研究、傳記、感應等，包括了從印度到中國，從佛菩薩到中國祖師，從經到論到疏，從一個思想的原始雛型到後來的種種演繹詮釋，一應俱全。《淨土藏》專收阿閼淨土、彌陀淨土、彌勒淨土、藥師淨土、文殊淨土、維摩淨土及淨土宗諸經論等，可以說就是一部由典籍自己組成的淨土思想發展史。其它一一大藏，也各自是其一部思想發展史。

這種依時間發展順序為軸線的設計，雖然也見於過往經錄與大藏，但以訴求不同，結果也就不同。可以說，過去經錄以普查為目的，依經錄刻成的大藏自然也就延續而為一切佛典的收輯與保存，但以方便查詢及深化閱讀為考量而設計出的大藏經則不見於過往。最早，將思想史的理想帶進傳統經錄中加以改革的，是明朝萬曆四十一年（1613）寂曉的《大明釋教彙目義門》。西吳沙門廣莫（生卒不詳）在序中說道：

能隨經摭義，附於本名之下，以諸論疏，各歸其源，故曰「義門」。然則《義門》有所自來，非臆說也，蓋遠祖竺乾優波提舍之意。優婆提舍，此翻「義門」，良以傍經割義，令人探其名而遂見大

<sup>22</sup> 《全集 279·星雲日記》，頁 178。

<sup>23</sup> 《全集 190·佛光菜根譚》，頁 231。

猷故耳。又于藏外，耳之所聞，目之所覩，有俾益於性靈，輔佐於佛乘者，采之成一家言。<sup>24</sup>

《義門》將佛陀一代時教，依天台教判整合為八大類，即華嚴、阿含、方等、般若、法華、涅槃、陀羅尼、聖賢著述。將屬於華嚴一類教義之經論疏，歸於華嚴門下；屬於阿含之經論疏，歸於阿含門下……此即沙門廣莫序中所言「以諸論疏，各歸其源」。以「華嚴部」為例，「經」先列重譯經中翻譯較早、卷數較多的本子，如八十《華嚴》，後列只譯過一次的單經，及由大部派生出來的小經和異譯，如六十《華嚴》、四十《華嚴》、《兜沙經》、《菩薩本業經》、《漸備一切智德經》等；「重單譯經」之後，即有「釋經論」、「釋經疏」、「釋經論集」三個子目，將解釋六十、四十《華嚴》的論，如《十住毗婆沙》、《十地經論》，及中國祖師的註解，如《華嚴經疏》、《華嚴經旨歸》、《華嚴一乘教義分齊章》、《華嚴金師子章》、《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疏》等，依序收在一個部類中。

這種將相關的經、論、疏編成一個系統，使想要閱藏的人可以直接就著類目名稱，進行次第閱讀，便於整體性把握的，是佛經分類史上的一次重大改革。但《義門》「以類相從」的原則，並沒有為後來的《知津》所青睞，直到清末楊仁山先生的〈大藏輯要敘例〉，才又重出江湖。先生說：

凡羽翼經律論者，概從本文為主，亦臣子隨君父之義也。華嚴部，經分大、小二乘，大乘以華嚴為首。凡賢宗及各家著述，發明華嚴經義者，概歸此部。方等部，開小顯大之經，及有註疏者，概歸此部。……<sup>25</sup>

<sup>24</sup> 明·寂曉，《大明釋教彙目義門》，天津刻經處刻本，1936年，頁1-2。

<sup>25</sup> 《楊仁山居士遺書》卷18，CBETA, B28, no. 157, p. 626a15-19。

上述「將相關之經、律、論、疏歸屬於一類，形成一個思想的系列發展」的概念，即楊仁山先生所謂之「羽翼經律論者，概從本文」，以及西吳沙門廣莫的「隨經摭義，附於本名之下，以諸論疏，各歸其源」。方廣錫先生予以總結，稱為「以疏隸書」，即將諸典籍的注疏本與所疏原本歸屬於一類，編排於一處。先生還提到儒家典籍早已從「以疏隸書」進而「以疏代書」，佛教卻到了明代才開始有章疏入藏，但還只是尾綴於所有典籍之後而已，顯得雜亂沒有章法。《大正藏》將章疏分為經疏、律疏、論疏，排在所疏釋的經律論之後，先生認為是比較理想的，但章疏和所疏分列，並不便於閱讀。因此，「以疏隸書」應為今後編藏實踐中值得嘗試的一種方案。<sup>26</sup>

關於《大正藏》的經疏、律疏、論疏排在所疏釋的經律論之後，雖然較為理想，盡可能的體現了思想之發展與典籍之演變，但分類不精，反有雜亂與粗糙之嫌。因此就部類劃分來說，《大正藏》斟酌吸收了《開元釋教錄》與《閱藏知津》而作的改造，雖然也撐起了一片天，但部類之後，典籍的具體鑑別與分類則含糊籠統。以下表 CBETA 經錄分類編號為例來說：

CBETA 經錄分類與編號

大正_部類編號	大正_冊數編號	大正_經號
01 阿含部	T01-T02	NO.1-151
02 本緣部	T03-T04	NO.152-219
03 般若部	T05-T08	NO.220-261
04 法華部	T09a	NO.262-277
05 華嚴部	T09a-T10	NO.278-309
06 寶積部	T11-12a	NO.310-373
07 涅槃部	T12b	NO.374-396

<sup>26</sup> 參考方廣錫，〈楊文會的編藏思想〉，頁 198。

08 大集部	T13	NO.397-424
09 經集部	T14-T17	NO.425-847
10 密教部	T18-T21	NO.848-1420
11 律部	T22-T24	NO.1421-1504
12 釋經論部	T25-26a	NO.1505-1535
13 昆曇部	T26b-T29	NO.1536-1563
14 中觀部	T30a	NO.1564-1578
15 瑜伽部	T30b-T31	NO.1579-1627
16 論集部	T32	NO.1628-1692
17 經疏部	T33-T39	NO.1693-1803
18 律疏部	T40a	NO.1804-1815
19 論疏部	T40b-T44a	NO.1816-1850
20 諸宗部	T44b-T48	NO.1851-2025
21 史傳部	T49-T52	NO.2026-2120
22 事彙部	T53-T54a	NO.2121-2136

CBETA 分類編號 10 以前，是經部；編號 11 為律部；編號 12 至 16 是論部，以上是印度部分，編號 17 以後為中國祖師著書立說之始。其中，編號 17 至 19 的經疏、律疏、論疏，對應至印度的經、律、論，包括了般若、法華、華嚴、淨土、涅槃、密教，乃至俱舍、中觀、瑜伽等；編號 20 的諸宗部，從三論開始，依序收法相、華嚴、天台、淨土以及禪宗，但在華嚴與天台之間加入律宗，在天台與淨土之間加入少量密教作品。

這裡出現的問題是，佛教雖來自印度，卻開枝散葉於中土，同一片土地長成之枝葉華果親密難分，所以編號 17 至 19 與編號 20 的關係其實很難切割。尤其經疏、律疏、論疏多為諸宗理論闡述所據，跨部類太多時，反而削薄了一個思想發展的整體性，造成讀者查閱上的繁瑣。

以唯識「六經十一論」來說：六經中的《解深密經》、《楞伽經》在編號 9 的經集部，十一論在編號 15 的瑜伽部，中間相隔密教、律、毗曇和中觀，相關注疏則在編號 19 至 20 的論疏部與諸宗部。一個思想間隔於不同類別中，跨「經集部」、「瑜伽部」、「論疏部」、「諸宗部」四部才得以完整，除非熟悉其中的部類劃分，不然要找到想閱讀的典籍，大概都得費番工夫。

此外，《大正藏》在以時間為主軸的前提下，卻出現不依時間排序的問題，或者沒有確實依經律論屬性分類，甚或沒有釐清一部典籍在中國流傳的實際面貌即予排列，使得整體框架看起來有序，實際查閱時卻混亂有餘。舉「瑜伽部」來說：

T30b-T31「瑜伽部」收錄之經號與經名

大正 冊數分類	經號與經名	卷數	大正 冊數分類	經號與經名	卷數
T30b 瑜伽部上	T1579 瑜伽師地論	100 卷	T31 瑜伽部下	T1614 大乘百法明門論	1 卷
	T1580 瑜伽師地論釋	1 卷		T1615 王法正理論	1 卷
	T1581 菩薩地持經	10 卷		T1616 十八空論	1 卷
	T1582 菩薩善戒經	9 卷		T1617 三無性論	2 卷
	T1583 菩薩善戒經	1 卷		T1618 顯識論	1 卷
	T1584 決定藏論	3 卷		T1619 無相思塵論	1 卷
T31 瑜伽部下	T1585 成唯識論	10 卷		T1620 解卷論	1 卷
	T1586 唯識三十論頌	1 卷		T1621 掌中論	1 卷
	T1587 轉識論	1 卷		T1622 取因假設論	1 卷
	T1588 唯識論	1 卷		T1623 觀總相論頌	1 卷
	T1589 大乘唯識論	1 卷		T1624 觀所緣緣論	1 卷
	T1590 唯識二十論	1 卷		T1625 觀所緣論釋	1 卷
	T1592 成唯識寶生論	5 卷		T1626 大乘法界無差別論	1 卷

以上所列《菩薩地持經》、《菩薩善戒經》、《決定藏論》，均為《瑜伽師地論》的部分異譯：《地持》、《善戒》是〈本地分·菩薩地〉的別

譯，後來傳播的過程中甚至脫離了「論」的屬性，躍升為「經」的型態而為中國佛教所重視；《決定》是〈抉擇分·五識身相應地意地〉的異譯。<sup>27</sup>三部典籍譯出的年代都在《瑜伽》之前，是《瑜伽》後來能完整傳譯的最初契機。《瑜伽師地論釋》是護法弟子最勝子對〈本地分〉十七地名義所作的補充與解釋。以從屬來說，《地持》、《善戒》、《決定》之於《瑜伽》，比《論釋》之於《瑜伽》的關係要來的緊密。《大正藏》將關係較疏的《論釋》排在《瑜伽》之後，關係較密的《地持》、《善戒》排在《論釋》後，顯然不當。而《佛光藏》以思想發展史的角度重新排列時，它的順序會是：《地持》、《善戒》、《決定》、《瑜伽》、《論釋》。這是一個以時間為主軸而發展出的結構，在尊重歷史演變的同時，也看見了一個思想的發展，如何由個別至整體，由局部而全部。

再以圖表中的《成唯識論》與《唯識三十論頌》為例。《唯識三十論頌》是印度大乘佛教中期，世親菩薩一生最後的代表作品，《成唯識論》是中國唐朝玄奘大師西行求法後，將印度十大論師所解《三十頌》加以雜揉而成。以《瑜伽》和《論釋》的排序來說，尚屬合理；但以《成唯識》與《三十頌》來說，中國的著作出現在了印度著作前面，顯然不合理。再如《大乘法界無差別論》，又名《如來藏論》，屬如來藏思想，也被收進「瑜伽部」……諸如上述，許是《大正藏》跨越近百年歷史之後必須重新思考的問題。<sup>28</sup>

<sup>27</sup> 〈抉擇分〉其實還有另一個節譯，即《王法正理論》，《開元》將《決定》與《王法》分別的、混於其他大乘論典中；到了《知津》，才將二部以「異譯」的關係，從屬於《瑜伽》之後。

<sup>28</sup> 相關評述文章，可參考方廣錫，〈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評述〉，南京金陵刻經處編，《聞思：金陵刻經處 130 周年紀念專輯》，北京：北京華文出版社，1997 年，頁 230-253；周伯戡，〈評 CBETA 電子大正藏〉，《佛學研究中心學報》7，2002 年，頁 379-390 等。

當然，如方廣錫先生所言，《大正藏》的分類方式已勝於過往，對佛學水平很高的研究型學者來說也許允許，對心裡總繫著芸芸蒼生的大師來說，則有更多的使命感促使他去改良，所以世人稱他為「佛教史上改革創建的大師」、「佛教的馬丁路德」、「佛教的創意大師」。為了佛心裡的眾生，大師感受不到佛教對人間的關懷時，他會認為那不是真正的佛教，真正的佛教應該要教人如何解脫自在、如何獲得幸福安樂，缺少了這些元素，佛教的存在是沒有意義的。浩浩一部佛教大藏，只提供給少數學者進行研究，大部分人無法於中擷取絲毫醍醐以安頓身心時，這樣的佛教不是諸佛所教。大師希望進一步改革，讓所有想閱藏的人，都可以順心的找到他想要閱讀的典籍，不至於茫然不知所以，於是才有了《佛光藏》十六大類，及「以疏隸書」將同一思想之經、律、論、疏收於一個部類底下的作法。

事實上，以從事大藏編纂的實際經驗來說，「以疏隸書」可從二個層面來談：一是注疏與所疏編排於同一本書中，方便前後對照；一是注疏與所疏不在同一本書中，但在同一部類當中。佛教典籍在弘傳的過程裡，為了閱讀對照上的方便，慢慢形成了具有前者的結構型態，所以「以疏隸書」的第一種方式是比較容易達成的。後起之經錄，雖然企圖通過不同部類的整理，嘗試將所有典籍串成一個有機的聯繫，但在「重大輕小」、「重印度典籍而輕中國章疏」的立場不願拋棄前，「以疏隸書」的第二種型態就很難實現，譬如前面討論的《大正藏》，即屬此種困境。

《佛光藏》的「以疏隸書」則靈活運用了二者：其一即搜尋古本藏經中，已具備「以疏隸書」型態的典籍，編進〈入藏錄〉中，再選其較好版本加以重整。以《唯識藏》為例，「經疏部」收有唐朝新羅僧圓測（613-696）的《解深密經疏》，即以上所說第一種型態的「以疏隸書」。此疏於歷來大藏經中只《卍續藏》有收，但卷數不全，最後六卷全佚；

南京金陵刻經處所刻，則為四十卷之全本。<sup>29</sup>《佛光藏》重新整理時，即以金陵本所刻入藏，使得佛教大藏一改傳統所缺，從此而有完整本子流傳於後。此外，典籍在傳播過程中自己沒有形成「以疏隸書」，仍然書疏分離的，《佛光藏》就會蒐羅在同一思想系列中，藉前後對照以補不足。譬如唯識宗所依根本論典《瑜伽師地論》，有《略纂》、《論記》二部註解，都還書疏分離。《佛光藏》即將上述一書二疏集中於《唯識藏》，但分類於「論部」與「論疏部」下，方便讀者查閱。

可以說，「以疏隸書」是明代沙門寂暎、清末楊仁山先生前仆後繼的一種努力，企圖使經論與疏完整結合，以便全面性的傳遞一個思想的發展過程，也就是前面所提《佛光藏》中大師的思想發展史的概念。但大師更多的想從人間佛教的視角，消弭印度典籍與中國章疏之間的隔離性，使中國章疏不只是達到《嘉興藏》所努力的「多予入藏」的目標而已，還進一步使所有章疏能密切的與印度典籍結合，方便讀者深入無礙。從傳統對一切經的整理歸納，進一步到考量「人」的需要，從管理書到管理人，大師擴大的其實是「以疏隸書」的人間關懷，給人懂佛教是怎麼由印度而中國而博大精深的。思想的擴大帶動起生命的擴大，編藏的終極目標無非如此，一切閱藏的終極目的也必須如此。

### 三、「現代著作」考

《佛光藏·入藏錄》依十六大類對所有典籍進行初步分類後，每一大類即依經、律、論、疏，再依翻譯年代或造論時間排序所有典籍，若有符合入藏標準之現代注疏或者著作，則接續於每一類最後。這裡要處理的問題有二：一是現代著作，二是入藏標準。

<sup>29</sup> 《解深密經》所缺，在藏文大藏經《丹珠爾》中卻存有完整譯本。1980年漢藏教理院比丘觀空法師，從藏文還譯補齊，後請張克強、呂澂先生校對，再經趙樸老認證後，由中國佛教會出版流通。

所謂「現代」，即指現在這個時代，具體指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。相對於「現在這個時代」來說，就有「過去那個時代」。藏經伴隨著佛教走進每一世代，記錄了佛法的所有脈動；只要佛教繼續在傳播，那個脈動也就繼續進行中。於是歷代所有藏經，都應該是「過去那個時代」以及「現在這個時代」，所翻譯、所注解、所著作、所編纂出來的佛教典籍的集成，我們把那個集成就稱為「大藏經」。考察歷代所有經錄及諸版大藏，也可以得到這樣的結論。

諸如《開元釋教錄》卷二十末附有興元元年（784）新寫入藏之「大唐不空三藏新譯眾經論目錄」及「新譯論目錄」，收實叉難陀（652-710）所譯《起信論》，不空（705-774）所譯《仁王般若》、《密嚴》、《王法政理論》等。<sup>30</sup>實叉難陀、不空與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年代相仿，可知實叉難陀、不空等譯著即當代增收之「現代著作」。再如中國佛教史上第一部官刻大藏——《開寶藏》，在太平興國八年（983）依《開元釋教錄》雕成後，屢經改定，又補入新譯典籍，形成了蜀版較早的一個本子——淳化本。<sup>31</sup>其所謂新譯典籍，也是現代著作的概念。

南宋最後一部私刻大藏經——《磧砂藏》，從太平興國七年（982）到咸平二年（999）所刻，皆為新譯典籍及著作，如《宋高僧傳》為太平興國七年奉敕編纂，《宗鏡錄》成書於宋太祖建隆二年（961），都稱得上是那個時代的現代著作。中國佛教史上最後一部官版藏經——《清藏》，於乾隆三年（1738）成書前，還以清人著述為主，續入《楞嚴正脈》、《成唯識論音響補遺》、《梵網經直解》、《毗尼關要》、《紫柏全集》、《憨山全集》各家語錄，以及雍正自選各書等五十四種。

<sup>30</sup> 《開元釋教錄》卷 20，CBETA, T55, no. 2154, pp. 699c16-700c20。

<sup>31</sup> 參考呂澂，〈宋藏蜀版異本考〉，《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10·大藏經研究彙編·上》，臺北：大乘文化，1977 年，頁 195-206。

民國以後編修的第一部大藏——《普慧藏》，民國四十四年（1955）已出版內容中，有民國初年江鍊百、夏丏尊、范寄東等所譯《南傳大藏經》〈長部〉、〈中部〉、〈小部〉等，弘一大師輯撰編講之《南山律在家備覽略編》、《南山律苑雜錄》、《四分律比丘尼鈔科》、《律學要略》等，諦閑大師《大乘止觀述記》等。隔年，屈映光、趙恆惕、蔡念生等籌組編印《中華大藏經》，其「續藏」和「譯藏」所收現代著作更勝以往。

由此可知，歷代編藏莫不以增收當代著作為己任，因為藏經是「活」的，不是「死」的，必須不斷加入時代元素才符合佛教弘傳步伐的。隨著佛教傳播於不同時空，法義為不同時期的人們所信仰、理解、闡釋與實踐，藏經的內容必定也隨之豐富而多元；反之，藏經如果成了一溝死水，只有守成，沒有創新，佛教在那個時期也就差不多失去了活力。因此，將不同時期的典籍收編入藏，使後世佛子得以通過作品的收錄，窺見一個世代佛教義理發展與實踐的全貌，是每一個時代的佛教徒責無旁貸的使命。過去修藏如此，現代編藏也應如此。大師說：

我們希望重新結集的三藏，要有更多的突破……有關佛教新發現的古人資料、現代人的作品，也可以審查補入。<sup>32</sup>

關於「新發現的古人資料」，以近代編修的大藏來說，比較容易進行。如《中華大藏經》收錄明如愚《金剛筏喻》二卷、清續法《金剛經直解》四卷、清王澤洙《金剛經句解易知》二卷、清陳柱《金剛經綫說》一卷、清曹良鄉《金剛經句解便蒙》一卷等，都屬此類。<sup>33</sup>中華電子佛典 CBETA 利用資料庫之便，增收不少過去文獻，如：《藏外佛教文獻》、《正史佛教資料類編》、《北朝佛教石刻拓片百品》、《大藏經補編》、《中

<sup>32</sup> 《全集 31·人間佛教論文集 5·佛教的前途在哪裡》，頁 254。

<sup>33</sup> 《中華大藏經總目錄》卷 6，CBETA, B35, no. 194, p. 706a5-14。

國佛寺誌》等，都充實了佛教大藏經的內容，使我們能比過去更完整看見佛教在某些特定時空底下的發展樣貌。

至於「現代人的作品」，要入藏幾乎不太可能。很大的原因出在於藏經的形象於佛教徒心中太神聖，人們很難想像現代這個社會還有作品「能」進入大藏經中，並列於祖師之後；藏經內容的深奧艱澀，也使大多數人裹足不前，卻步興嘆，而至脫節。藏經的象徵意義超過其實用意義時，「入藏」這個概念也就成了一個歷史名詞，不再發生於現代，當然也就不會再有新的作品能進入大藏經中流傳後世，對佛教來說，誠不悲哀？

大師是一個與時俱進的人，他關注社會，關心民情，認為佛教一定要跟得上時代，才能更好的利益眾生；藏經也必須與時俱進，讓不同時代的偉大作品都能結集成佛教無遠弗屆的重要資產，才能走向社會、走上世界、走出自己更好的未來。因此在設計他心目中理想的大藏經結構時，非常重視現代著作的收編。

但現代著作豐富多采，哪些能入藏、哪些不入藏，是所有大藏在編輯時必然要思考的問題。過去入不入藏由天子欽定，現在入不入藏誰決定？大師又是如何決定？大師讓典籍自己去決定。他是一個身體力行尊重緣起的人，認為「透過緣起，才能真相大白」，<sup>34</sup>一部作品在坊間流通久了，評價出來了，能不能入藏也就自己決定了。當然，評價也有虛實，未可一味採信，於是近五十年內，即半個世紀內的作品可以暫時不收，蓋棺論定以後，一部作品的真實評價出來了再收，但即便是半個世紀以前的作品，收與不收還應有所揀擇。以已出版的幾部大藏來說，新編入藏的現代著作有：

---

<sup>34</sup> 《全集 71·佛光教科書 2·佛教的真理·佛教的真理》，頁 9。

表三 《佛光藏》收錄現代著作一覽表

藏別	典籍	卷數	作譯者
禪藏 1	《虛雲和尚年譜》	1	民國·虛雲和尚述 岑學呂等編
禪藏 2	《來果禪師語錄》	7	民國·達本編輯
禪藏 3	《星雲禪話》	4	民國·星雲撰
般若藏 1	《法性空慧學概論》	1	民國·太虛講
般若藏 2	《談空說有》	1	民國·星雲講
般若藏 3	《般若波羅蜜法門》	1	民國·印順著
般若藏 4	《中觀今論》	1	民國·印順講
般若藏 5	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講義》	1	民國·太虛述
般若藏 6	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講記》	1	民國·印順講
般若藏 7	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講要》	1	民國·星雲編講
般若藏 8	《般若心經思想史》	1	民國·東初著
般若藏 9	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記》	1	民國·印順講
般若藏 10	《金剛般若波羅蜜經講話》	1	民國·竺摩著
般若藏 11	《從金剛經說到般若空性的研究》	1	民國·星雲講
般若藏 12	《仁王護國般若波羅密多經講錄》	1	民國·太虛述
般若藏 13	《十二門論講錄》	1	民國·太虛講
般若藏 14	《現觀莊嚴論略釋》	4	民國·法尊譯釋
般若藏 15	《中觀論頌講記》	1	民國·印順講
般若藏 16	《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要釋》	1	民國·釋斌宗述
般若藏 17	《空性哲學》	1	民國·張澄基著
淨土藏 1	《佛說阿彌陀經要釋》	1	民國·斌宗述
淨土藏 2	《阿彌陀經白話解釋》	2	民國·黃智海述
淨土藏 3	《佛說阿彌陀經義蘊》	1	民國·李炳南述
淨土藏 4	《阿彌陀經名數表解》	1	民國·李炳南著
淨土藏 5	《佛說觀無量壽佛經講記》	1	民國·道源述
淨土藏 6	《佛說彌勒下生成佛經講要》	1	民國·太虛述
淨土藏 7	《佛說觀彌勒菩薩上生經講記》	1	民國·印海述
淨土藏 8	《往生淨土論講要》	1	民國·太虛講
淨土藏 9	《往生淨土論講記》	1	民國·印順講

藏別	典籍	卷數	作譯者
淨土藏 10	《維摩經講話》	1	民國·竺摩講
淨土藏 11	《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釋會紀聞》	2	民國·太虛述
淨土藏 12	《藥師琉璃光如來本願功德經講記》	1	民國·太虛述
淨土藏 13	《佛堂講話》	3	民國·道源講
淨土藏 14	《中國淨土教理史》	1	日·望月信亨著 民國·印海譯
淨土藏 15	《淨土與念佛法門》	1	民國·印順著
淨土藏 16	《從阿彌陀經說到淨土思想的建立》	1	民國·星雲講
淨土藏 17	《從現實的世界說到佛教理想的世界》	1	民國·星雲講
淨土藏 18	《淨土宗的修持方法》	1	民國·星雲講
淨土藏 19	《淨土思想與現代生活》	3	民國·星雲講
淨土藏 20	《淨法概述》	1	民國·方倫著
淨土藏 21	《淨話》	1	民國·方倫著
淨土藏 22	《印光法師文鈔》	4	民國·印光著
淨土藏 23	《現代念佛感應錄》	3	民國·煮雲法師述 民國·真華法師著 佛光出版社輯
淨土藏 24	《淨土教概論》	1	日·望月信亨著 民國·印海譯
淨土藏 25	《彌陀淨土法門集》	1	民國·太虛講
淨土藏 26	《淨土新論》	1	民國·印順講
淨土藏 27	《念佛淺說》	1	民國·印順講
法華藏 1	《觀世音菩薩普門品講話》	1	日·森下大圓著 民國·星雲譯
法華藏 2	《法華講演錄》	1	民國·太虛述
唯識藏 1	《唯識三十論講錄》	1	民國·太虛撰
唯識藏 2	《唯識學探源》	1	民國·印順撰
唯識藏 3	《相宗十講》	1	民國·慈航撰
唯識藏 4	《八識講話》	1	民國·星雲

藏別	典籍	卷數	作譯者
唯識藏 5	《從心的動態到心的靜態》	1	民國·星雲
唯識藏 6	《談心的秘密》	1	民國·星雲
唯識藏 7	《說夢的神奇》	1	民國·星雲
唯識藏 8	《佛教對心識的看法》	1	民國·星雲
唯識藏 9	《唯識要義》	1	民國·楊白衣
唯識藏 10	《陳那以前中觀派與瑜伽派之因明》	1	民國·許地山撰
唯識藏 11	《八識規矩頌記》	1	民國·默如撰
唯識藏 12	《唯識思想入門》	1	日·橫山紘一著 民國·許洋主譯
唯識藏 13	《唯識抉擇談》	1	民國·歐陽漸講
般若藏 1	《七十空性論》	1	民國·楊白衣譯
唯識藏 1	《三自性論》	1	世親菩薩造 民國·劉孝蘭譯
唯識藏 11	《集量論略解》	6	陳那菩薩造 民國·法尊譯編
本緣藏 1	《本生經》	15	民國·夏丏尊重譯

如表所列，包括禪、般若、淨土、法華、唯識、本緣幾部大藏在內，總收現代著作六十二部、現代譯著四部。除《虛雲和尚年譜》、《來果禪師語錄》、《唯識抉擇談》、《印光法師文鈔》、《相宗十講》及太虛大師十一部著作，曾收於《中華大藏經總目錄》，《現觀莊嚴論略釋》、《三自性論》、《集量論略解》收在《大藏經補編》，夏丏尊重譯之《本生經》收於《佛教大藏經》外，其餘四十六部作品均首次入藏，包括印順、東初、斌宗、竺摩、煮雲、星雲等，以及李炳南、方倫、許地山、楊白衣、張澄基等。

印順法師著書立論、東初法師長於史學、斌宗法師專研天台、竺摩法師詩書畫三絕、煮雲法師文采煥然、李炳南專弘淨土、方倫禪淨皆深、許地山佛教文學與因明、楊白衣通於諸宗、張澄基熟稔漢傳與藏傳、大

師的人間佛教更為普世所尊……這些作品的入藏，標誌著佛教薪火相傳的生命力，從印度傳承到了中國，從傳統跨入了現代，也從歷史走進了人間，使我們即便在千百年之後，依然可以透過這些作品，回眸這一個時代對真智的熱愛，對解脫不懈的努力。

#### 四、以法為贈禮

本文從十六大類之建構、以疏隸書之考察，到現代著作之收編，剖析了《佛光藏·入藏錄》的設計理念。這個理念的最初，是一個年輕和尙的夢，因為看不懂藏經，夢想讓所有人都讀懂藏經；還是一個炎黃子孫的情，希望擁有一部自己的藏經，不讓日本人的《大正藏》專美於前；更是一位佛教大師的願，發願讓櫥櫃裡的藏經，走進人間，光照大千。大師說「人是一個，命是一條，心是一點。『一』不是單元，而是無限。」<sup>35</sup>帶著無限孤獨的熱情，大師以「佛光大藏經」之名，開始了他義無反顧之旅。

文章指出，過去經錄如《開元釋教錄》等，多以大小乘、經律論為分類依據，大師的悲心，卻使他首先看見了心底的眾生；大師的佛學素養，也使他首先聚焦在一個稱為「佛」的覺者身上。大師希望他心底的眾生，能看見人間的佛陀；看見了人間的佛陀，就有辦法仰望法身的佛陀；法身的佛陀即是般若，三藏十二部都是般若的開展，《佛光藏·入藏錄》的總體框架就此底定。

亦即以代表人間佛陀的阿含為首，此後「青青翠竹盡是法身，鬱鬱黃花無非般若」，法華也好、中觀也好、唯識也好，都是無盡法身與般若風光的曼妙展現。唯種種風光中，大師用一生四分之一的歲月領悟到

<sup>35</sup> 《全集 153·人間萬事 9·人生之計》，頁 165。

般若當以實踐為主，慧解為輔，再以出世的心做入世的事。其中，實踐即禪與淨土，慧解即法華、華嚴、唯識、祕密、聲聞等，出世間法即前面十大類，世間法即後六類，十六大類從此開展。

十六大類即十六大藏，每一大藏都由宋、元、明、清刻本中結集產生。這個動作，是對所有曾經入藏典籍的總體盤點。盤點後的典籍，依經、律、論、疏、述順序，再依時間發展前後，開始匯總造冊為一清單，分「全文收」與「存目寫題要」二大類。大師將一大思想中影響最多的典籍，訂為「全文收」，主要為經、律、論，及部分注疏、著述；其餘疏述則暫置於附錄中，存目寫題要，待下一輪整理。由此可知，《佛光藏》十六大類的完成是接力式的，每一大藏在現階段都以「全文收」為主，第二階段才是整理存目典籍。

就已出版部分來說，《佛光藏》從宋、元、明、清刻本中，去除重複而分類抓出的典籍，依「全文收」與「存目寫題要」二類整理後的總部數與卷數，如下統計：

表四 《佛光藏》總部數與卷數統計

藏別	冊數	全文收	全文附錄	存目提要	部數	全文卷數
阿含藏	17	4	31	47	82	183
禪藏	51	81	無	542	623	558
般若藏	42	52	3	210	265	863
淨土藏	33	117	4	162	283	323
法華藏	55	120	無	120	240	628
唯識藏	40	78	3	153	234	561
本緣藏	19	101	無	無	101	356
<b>總計</b>	<b>257</b>	<b>553</b>	<b>41</b>	<b>1234</b>	<b>1828</b>	<b>3472</b>

以上統計數據不包含《圖像藏》，主要因為其中的表現形式與其他大藏不同，其他大藏多以文字為主，《圖像藏》以圖像為主，不容易也

不適合用「一部典籍」、「一卷經文」的概念進行規範，所以暫時排除。從《佛光藏》七部大藏的統計數據來說，歷代藏經以禪宗典籍收錄居多，淨土典籍次之，般若、法華、唯識等居後，總計 1828 部典籍、3472 卷經文。以七部藏的比例換算，可以得到一個十六大藏編修完後的參考值，即 4178 部、7936 卷。這個數據比照唐智昇《開元釋教錄》的 1076 部、5048 卷，使我們很有理由相信：佛教史上六次經典結集之後，《佛光藏》的編纂，可謂近半世紀以來的再一次結集。

此外，這個數據也使我們得知另一事實：譬如《唯識藏》，自宋、元、明、清刻本中，總共蒐書 234 部，選為「全文收」者 78 部；78 部中，還為這個時代所弘講者，不到其中十部。我們必須覺悟到的一個危機是：典籍再不整理了讓人懂，未來將有更多典籍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，連曾經出現過什麼樣的經名都不復記憶。因此從另一層意義上來說，大師整理《佛光藏》，無疑在搶救法寶。對他來說，藏經只供於藏經樓中不讀，形同廢紙；典籍從人們記憶中消失，如三百矛刺其心。

又大師區分「全文收」與「存目寫題要」的用意為何？開列書單。大師是一個熱愛閱讀的人，不僅鼓勵大眾讀書，更希望大家「讀做一個人，讀明一點理，讀悟一點緣，讀懂一顆心」，<sup>36</sup>閱藏的目的也無非如此。於是他將每一大藏的〈入藏錄〉擴大其價值為一閱藏書單，使得《法華藏》即一研讀法華的書單，《唯識藏》即一唯識學書單，《般若藏》亦一中觀學之學習清單……藉此啟發讀者如何有效率的、循序漸進的深入每一大類思想中，這是大師人間佛教視角中理想的大藏經型態。

決定了「全文收」的典籍，在〈入藏錄〉中，將被依序整理成如下表格：

<sup>36</sup> 引文《全集 211·百年佛緣 1·生活篇 1·我的鄉土情》，頁 69。

佛光藏·入藏目錄																					
類別	總冊序	總序號	序號	書名	作者(譯者)	著(譯)作年代	卷數	房山	高麗藏	碓砂藏	嘉興藏	清藏	元正藏	元續	大正	大藏經補編	金陵	中華	宋藏遺珍	收錄理由	

這個表格的製作，能很清楚看見一部典籍在歷代刻本中收錄的情形，也可以很清楚的看見一個思想的發展，是如何從諸佛所證、印度論師所論，而後為中土祖師所闡揚。從東漢明帝佛教傳入，歷經唐代的輝煌發展，宋、元、明、清刊刻大藏，乃至到現在這個世代，還依然鍥而不捨努力於真理的闡述與發揚。顯然，大師將十六大類的每一大藏，設計為一部部思想發展史，將同一思想內容的典籍集中一起，便於從本質上揭示這些典籍的屬性與內容上的相互聯繫，企圖使讀者真能「深」入經藏，智慧如海。

本文指出，歷代大藏開雕時，都包括了正藏與續藏：正藏承襲過去而來，續藏為新編入藏者。大師尊重傳統的性格，自是將正藏與續藏的概念延續進了《佛光藏》中，在整理過去典籍同時，篩選現代著作入藏。篩選的標準已如上章所述，縱然標準各有不同，能不能入藏也多有爭議，但爭議背後不懈的努力是要證明：藏經是「活」的，有生命的，與佛教傳播一起相依共存的，必須隨時記錄佛教各方面發展的……因此即便有爭議，還是應該讓當代作品入藏，以便呈現佛教在每一時期存在的真實面貌。對大師而言，他尤其重視傳統與現代的調和，在人間佛教的現代化課題中，大師從不否定傳統，尤更致力於傳統與現代的融合，而謂融合之後的傳播力才能真的無遠弗屆。

《佛光藏·入藏錄》整理好後，漫長的編修之旅才正要開始。譬如

一部典籍在歷代刻本中以誰為底本，底本的好壞攸關編修的速度，在開編一部藏時至為關鍵；底本之後的古字處理，在漢字形音義的複雜演變中，既要尊重於底本，又要利於現代人讀懂，如何憑藉種種字書斟酌衡量轉換的尺度，也是一大難題；古字處理好之後開始梳理文意進行標逗，於錯別字、漏刻、衍字、錯簡中以舊修舊，往往又是編修大藏中耗時最長的一段工序。

以已出版的《佛光藏》來說：

藏別	冊數	開編起迄年代	耗時（年）
阿含藏	17 冊	1977~1987	10
禪藏	51 冊	1985~1994	10
般若藏	42 冊	1991~1997	7
淨土藏	33 冊	1996~1999	4
法華藏	55 冊	1998~2009	12
圖像藏	20 冊	2000~2013	14
唯識藏	40 冊	2008~2016	9
本緣藏	19 冊	2008~2016	9

佛光一大藏，平均費時九年；十六大藏，百餘年編修，悠悠歲月，白雲蒼狗，難訴其中。隨著編修走過一字一句時，諸版藏經中之相關史料也開始同步結集。如：編修中所有古字的處理，同步輯為「轉換字總表」；諸版藏經中所有來自底本、對勘本處理過的問題，輯成一大「問題處理集」；一部典籍、一份題解，七部大藏、553 部典籍、553 份題解，單獨集成出版，即一中國人自己之「佛書解說大辭典」；十六大藏，十六份入藏錄，結集成書時，即一「歷代諸版藏經總錄」。

曾有人問：學界教界汲汲於佛典數位，佛光山何以姍姍來遲？其

實，大師沒有姍姍來遲，他一直在準備，但他準備的動作和別人不同。別人也許準備軟體、進行測試、辨識圖檔……大師不是，他的準備就是去編藏。大師只願意拿整理過的、正確的經文去數位化，不願意倉促的、草率的將錯刻、漏刻，與原意大有出入而亟需修正的經典去數位化。因為能發揮的能量、能利益的眾生有限，所以佛光山的數位化一定會在文本整理之後才開始進行。

而文本的整理什麼時候完成呢？前文已析。邁入四十餘年、才完成一半的《佛光藏》，還有很長的路要走，還有很深的孤寂要承受，但一路走來，它沒有要取代誰，然後說自己最好，就只是提供另一種走進藏經的方式，而這種方式可以是簡單的，不複雜的，有系統的，和脈絡清楚的。當人們問《佛光藏》設定的讀者群是誰時，大師說《佛光藏》的讀者群就是「此時、此地」中的「此人」，而適合於「此時、此地、此人」的佛教，即是人間佛教。大師的編藏思想，即其人間佛教思想，也是他此生對一切眾生由衷的祝禱與供養。

## 引用書目

### 一、佛教典籍與古籍

- 《楊仁山居士遺書》，CBETA, B28, no. 157。  
《中華大藏經總目錄》，CBETA, B35, no. 194。  
《閱藏知津》，CBETA, J31, no. B271。  
《開元釋教錄》，CBETA, T55, no. 2154。  
《大明釋教彙目義門》，明·寂暉，天津刻經處刻本，1936。  
《中國佛寺史志彙刊》，杜潔祥主編，臺北：明文書局，1980。  
《中國佛寺志叢刊》，張智等編，揚州：廣陵書社，2006。

### 二、現代專書、論文

- 方廣錫，1997，〈《大正新修大藏經》評述〉，南京金陵刻經處編，《聞思：金陵刻經處 130 周年紀念專輯》，北京：北京華文出版社，頁 230-253。  
方廣錫，2000，〈楊文會的編藏思想〉，《中華佛學學報》13: 1，頁 179-205。  
呂澂，1977，〈宋藏蜀版異本考〉，《大藏經研究彙編·上》，臺北：大乘文化，現代佛教學術叢刊 10，頁 195-206。  
周伯戡，2002，〈評 CBETA 電子大正藏〉，《佛學研究中心學報》7，頁 379-390。  
星雲大師編著，2017，《星雲大師全集》，高雄：佛光出版社。共 365 冊。  
萬金川，1998，《中觀思想講錄》，嘉義：香光書鄉出版社。  
顯如法師，1989，〈雜阿含經與初期大乘思想〉，《新雨》26，頁 121-123。

### 三、網路資源

- 《星雲大師全集》，<http://books.masterhsingyun.org/>，2020/10/6。  
臺大佛學獅子吼佛學站，<http://buddhaspace.org/agama/sub/232.html>，2020/10/6。

